

沖冠嶺編纂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二

卷之二 目次

柴田勝家	武田勝信	上杉謙信	大内義弘	足利義政	足利義隆	足利義滿	全權	楠正儀	細川正義	全權	足利義滿
類聚	全權	青山延光	阿彌光僑	頼朝	全權	全權	全權	松村	安積	全權	安積
襄	光僑	延	襄	信	襄	秩	世	信	襄	信	下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22
2



文庫 11
A 1722
2

柳田泉文庫



目錄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二

東京 沖冠嶺正脩編纂

○足利義滿上

安積 信

足利氏以詭謀奪天下。是逆取之甚者。其子孫尤不可不順守焉。且天下之基業。雖由其祖創之。而定一代之制度。致國祚於長久。則適在三四世之際。周武王討殷紂。定天下。至于成康。而禮樂乃興焉。漢高祖平秦亂。開帝業。至于文景。而德澤始遍矣。尊氏之取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卷之二

天下固不得比周與漢。而義滿之承統。則適當成康
文景之際。寧可不爲百世鞏固不拔之大計耶。義滿
以雄畧和南北。誅叛臣。細川山名仁木大內諸將。雄
跨于一世。而不可制者。皆既剗鋤。而列候脅息。不敢
出聲氣。當是時。義滿能正一代之制度。馭群臣以禮。
鎮諸侯以義。使其兵權潛移默奪。而無跋扈飛揚之
患。則子孫之禍。未必如此其慘烈也。義滿定幕府官
制。斯波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夫管領者。
執政之職也。擇賢才。宜莫大於此。彼三氏者。皆勳舊

貴戚。其所領連數州。兵力精強。加以宰執之權。是
傳虎翼也。苟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必專權弄威福。
視人主如弁髦。不亦太危乎。往時源右府以外戚時
政爲執政。天下之權終歸之。然義滿蓋謂賴朝任一
人。故權畷之。我令三氏更掌之。必無患焉。殊不知不
擇賢才。而惟三氏之任。是生三虎也。况使其管轄數
十州之諸侯。是委虎以肉也。故應仁之亂。自管領起。
而諸侯分黨相援。數十萬之兵。躡籍于闕下。禍亂之
烈。振古所未有。豈非大臣專權之患耶。漢光武定天

下大饗功臣將士。增封更邑。然不敢任以政事。唯鄧禹李通賈復與三公參議國家大事。故功臣皆保其祿爵。使義滿有見于此。吾知其能正官制。而無大臣專權之患也。尊氏急於取天下。不惜土地人民以餌諸將。待之如驕子。故諸將挾土地兵甲之力。視君如同列。少不如意。即圍視而起。然彼豈不欲子孫之榮久。我善駕馭之。孰有不收手而服從者哉。賈誼憂諸侯強大。說文帝以分封其子弟。帝不從。遂有七國之亂。後主父偃以此說武帝。始分封子弟。而諸侯衰矣。

宋太祖懲藩鎮之弊。與趙普議收兵權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義滿知之。則處之必有其道矣。南朝正統所在。玄黃相戰五十餘年。幸而講和。苟不負其誓。則兩宮相輯睦。而南朝諸將必無憤叛之憂矣。且南朝忠臣義士。裂眦皆決腦。殉社稷之難者多矣。其子孫茹艱苦。飲泣血。竭死力於王室。是亦大可嘉賞者。若能旌其忠節。恤其孤寡。結以恩信。彼亦必知理勢不可抗。相率以服從。而天下帖然矣。凡此者。當時之要務。天下大計所係。而義滿曾不之察。喜虛文而不求實功。

尚豪華而不顧禮分。要高爵。僭乘輿。構花邸。金閣。通使於明。受其封號。此猶紈袴子弟。鮮衣華冕。盛其騶從。以自誇耀于閭里之間。眉間栩栩。有得色。不知自君子觀之。大可鄙也。其識見如此。故當正制度。開太平之秋。而不能為子孫定大計。卒之一再傳。而天下大亂矣。不亦可慨之甚哉。

○足利義滿下

安積 信

夫定天下之大計者。心辨天下之大勢。何謂大勢。建都是也。建都者。國祚脩短之所係。風俗美惡之所由。治亂興廢之所關。故賢主尤致意焉。周文王都于豐。武王都于鎬。並在雍州之境。及平王東遷于洛陽。而周室不復振矣。漢高祖初居于洛陽。聞婁敬之策。即日駕而遷于長安。可謂能辨大勢矣。宋藝祖沿五代之舊都于汴。然其志欲遷于長安。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秦王光美諫止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續皇朝通志卷之二
羣臣或諫不從。元魏之勢由是衰矣。天下猶器也。置之安處則久存。置之危地則不久而壞。况所置已危。又玩撫之。震撼之。其有不速壞乎。今夫鑊倉乃吾邦之長安也。負山帶海。土壤衍沃。士馬精強。天下莫能尚焉。往時賴朝建霸府。北條氏襲其舊。而尊氏亦嘗創基業焉。然則足利氏所都。莫鑊倉若也。尊氏何不遵賴朝故事。身居鑊倉。建府於室町。遣有司護京師。以定百世不拔之大計乎。然是時南帝駐驛於吉野。

互相交兵。勢不得不居京師。迄于義滿。混南北。定海內也。無復王師之憂。若能遷霸府於鑊倉。以八州爲巢窟。以奧羽爲羽翼。以駿遠甲信爲爪牙。無事則可以鎮京師而朝諸侯。有事則可以西面而鞭撻之。非百世不拔之大計也歟。自賴朝執權。天下之大勢業已割一大鴻溝矣。固不可以京師之風治武人也。決矣。京師建都已數百年。風俗日益以華靡。人情日益以優柔。且其地形類洛陽四戰之區。足利氏不察。而奠霸府焉。故爲京紳風習所帆轉。驕奢僭擬。職此之

綱目卷之三十一
由武毅英悍之氣亦易銷鑠也。鎮鏹倉則不然。賴朝之遺風餘烈猶有存者。士皆相尚以勇悍。相競以弓馬。隱然有宰制天下之勢矣。惜乎義滿慮不及此。仍置義詮于鏹倉。而其子孫皆恃富強。抱覬覦之心。至於持氏遂分裂不可收。而室町亦已壞亂矣。

足利義滿

賴 襄

吾既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清之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侵略。既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滿不行削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能叛也。幸而其子第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滿因得

施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大內弘
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賂於義詮左右。得授二
州守護。又加以石州。既已強大矣。至於義弘。又譖今
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鎮西。故又加筑前。及賞誅氏
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夫義
弘雖雄跨西道。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畿甸哉。雖然。
作亂畿甸。在義弘為失計矣。義弘嘗欲與大友今川
二氏連結。以謀跋扈。今川氏不肯而止。使果如其計。
則義滿夷之。必費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也。果舉

兵畿甸乎。亦舉之於義滿薨後。則義持之不武。何以
制之。是亦義弘之失計也。義弘之失計。義滿之幸也。
然則義滿之能誅夷二氏。雖由其武。抑亦有幸焉。誅
夷之不可必也。而其叛且亂。可必。養之使能叛亂也。
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義滿罵義弘曰。豎
子。恃其強大。不知迺公使然。則義滿亦自知之矣。而
為之何哉。豈未免襲父祖之遺習耶。或曰。加授泉紀
於二人者。圖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
取敵地以自封也。襄曰。譬之使鷹。信長縱其饑者爾。

義滿則縱既飽者彼寧肯為我趨搏哉將反搏我耳。

此處為多欄空白，僅有極淡的墨迹。

細川賴之 安積 信

為君之難莫難於知人有才不足而節有餘有節不足而才有餘捨其短取其長器而使之天下無棄人獨至於托幼孤寄國政則非絕倫之才不可奪之節兼資而俱備者不可也三代以下惟漢武帝蜀昭烈知人能任故身沒而社稷安若唐宗太托孤非其人遂啓武氏之禍知人其不難乎足利義詮非有雄傑之姿曠世之智顧能擢賴之為管領托以義滿其知人之明視武帝昭烈不多讓焉賴之果不負顧託擁

幼主於南北騷擾之際。理政教。脩禮義。重名節。勵廉耻。梟將悍卒。莫敢枝梧。士風爲之一變。尤可竒也。何則。尊氏以叛逆爭天下。南北分裂。互尋于戈。士之守忠義。重名節者。屬于南。桀黠嗜利。無廉耻者。屬于北。尊氏又啗之以利。豢養如驕子。是以將士悖慢不恭。無上下之別。禮義大壞。廉耻掃地。振古未有如是之甚也。賴之欲違變其風。如以一簣障江流。而執政未久。風習頓革者。其才力氣節。有以鎮壓之也。當是時。玄黃相戰。殆五十年矣。南朝忠臣義士。橫屍暴骸於

草野者。相枕藉。而子孫繼其志。奮赤手張空拳。以當百萬日滋之師。視死如飴。賴之以爲吾力。雖足以殲南軍。遷神器。而名分不正。忠臣孝子之心。亦可憫矣。因奏請成和。南朝不聽。賴之不以介意。不敢復加兵者數年。其通於國體。明于天下之大計。如此。且諸將狃於豢養。如豺狼之不可羈。地大兵強。有跋扈飛揚之志。賴之先修禮義。欲以漸除之。不幸爲讒人所構。義滿不顧乃父之訓。怨逐之弟。業氏勸舉兵。圖廢立。賴之不許。恬然上道。退居於阿波。若將終身焉。後義

滿感悟。復召爲管領。則起應命。山名氏清之叛。與義
滿決策。一戰而誅滅之。以除大患。其出處進退之際。
能剛能柔。專爲社稷盡忠誠。曾不挾震主之威。而營
其私。非有絕人之才。不可奪之節。安能至此哉。吾嘗
通考足利十三世之間。諸將驕恣。少不如意。輒圍視
而起。甚至行弑逆。擅廢立。其能守名節。不以死生禍
福易其心者。惟賴之一人。可不謂賢乎哉。義詮知而
任之。其明亦不慚於漢武蜀烈焉。或曰。任賴之者。基
氏薦之也。

楠正儀

松嶋 坦

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則曖昧之跡。不能無疑于後
世。假令其志不愧天地。亦知者鮮矣。唯天下闡幽之
士。就其人而論其事。百世之下。足以明其疑矣。余讀
史。至楠正儀投北朝之事。竊有感焉。及觀阿王事。而
有所大悟。阿王者。赤松氏之臣。宇野氏之孤。而楠氏
之讎也。詐降欲刺正儀。感其恩。不忍刺。曰。刺之則傷
恩。不刺則背義。有一于此。生又何爲。抽刀自刺。由是
觀之。正儀非有平居忠厚慈仁入人之深。曷能至使

欽。讎。消。滅。其。戕。害。之。心。如。是。哉。昔。者。趙。盾。驟。諫。靈。公。公。使。狙。覓。賊。之。乃。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嗚。呼。魔。不。賊。盾。以。忠。臣。有。功。社。稷。也。阿。王。不。刺。正。儀。雖。非。為。社。稷。然。其。感。於。誠。則。同。矣。苟。有。忠。厚。慈。仁。足。以。感。寇。讎。何。忍。叛。累。世。之。君。而。降。父。兄。之。仇。乎。當。此。時。南。朝。摧。折。之。餘。兵。氣。不。振。而。長。慶。好。攻。戰。厭。和。議。正。儀。懲。父。兄。相。繼。決。死。大。功。不。就。故。屢。諫。之。諫。之。不。納。其。勢。違。旨。違。旨。則。怒。逐。之。正。儀。深。謀。遠。慮。知。已。知。彼。唯。唯。諾。諾。不。忍。

顛。社。稷。故。含。垢。忍。耻。不。顧。一。時。之。屈。而。欲。立。千。古。之。功。譬。之。羸。疾。之。人。攻。擊。難。投。調。養。復。元。苟。利。于。疾。不。擇。糞。著。與。尿。屎。也。而。或。咎。其。污。穢。特。不。察。耳。惜。乎。長。慶。之。不。明。不。知。其。謀。之。所。在。使。其。功。遂。終。于。無。成。也。而。後。世。徒。見。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而。起。疑。於。曖。昧。之。迹。是。亦。正。儀。之。所。笑。而。不。辯。也。歟。

世或傳楠正儀晚節叛附足利氏。余未敢以為信也。正儀信義人也。其接人撫衆。一出於信義。故其部下皆樂為之死。至使離人之子寧負其主與父而。不忍割。又於正儀之身。唯其如是。故能據彈丸黑子之地。鼓疲殘脆弱之衆。以與足利氏相持二十有餘年。夫能信義於其部下。以及離人之子。而獨不能信義於其君。此豈近於人情邪。曰。然則世之所傳者。妄邪。曰。此蓋訛傳爾。然亦有自來焉。建德之初。細川賴之相

楠正儀

五言宜贊其父巖村精秩

世或傳楠正儀晚節叛附足利氏。余未敢以為信也。正儀信義人也。其接人撫衆。一出於信義。故其部下皆樂為之死。至使離人之子寧負其主與父而。不忍割。又於正儀之身。唯其如是。故能據彈丸黑子之地。鼓疲殘脆弱之衆。以與足利氏相持二十有餘年。夫能信義於其部下。以及離人之子。而獨不能信義於其君。此豈近於人情邪。曰。然則世之所傳者。妄邪。曰。此蓋訛傳爾。然亦有自來焉。建德之初。細川賴之相

續皇朝詩話卷之二
足利氏既審時勢。又知名分。其有事於南方。文武兼用。媯和諭降之。使在其間。正儀亦量時揣力。依違往復。不敢鳴大義。以卻其使。以絕其歡。楠氏諸人。稍不悅其所為。遂疑其降志。忍詬辭服於賊。此其訛傳之所自來也。吾嘗論楠氏父子兄弟。皆盡忠王事者也。而其事則不同。大楠以興復天下為志者也。故興復可為。則建避銳觀釁之策。策不用。興復不可為。則死之而弗疑。二楠以保護行在為事者也。高師直之來寇。眾寡不敵。正行宜襲其父避銳之謀。而乃循湊川

決死之策。幸而身死之後。賊庭內訌。北軍徹壘。不然。行在殆不可守矣。正儀唯知之。故他日畠山國清之大舉來寇。不敢與戰。知賊之犯兵忌而來。故移皇居。徹堡壘。退據金剛山。以觀其釁。既而賊遷延。不出其所料。此其量力應敵。以能保護行在。可謂善學其父者。惜乎。威望不及其父。才武有愧其兄。而又遭足利氏之方盛。故奄奄不振也。假使正行有正儀之持重。堅忍。則正平之初。猶可以有為。正儀有正行之才氣。勇武。則建德之末。必不招附賊之嫌。吾深為二楠惜。

且悲之。或曰：正儀附賊，事載愚昧記。三代記：歷歷有徵，而子獨以臆決之，可乎？曰：二書皆成乎？足利氏之時，惡保其必可信。且夫正儀之子孫無有顯者，野史載正勝正元，若存若亡，要皆與諸楠同，改姓易號，潛匿草澤，以終其身爾。南北之時，諸將叛服亡恒，而其附賊者，大則受國，小則併邑，綿綿不絕，如結城、宇都宮、千葉、大內皆是也。况正儀南方之元帥，諸楠之巨臂，設使叛附足利氏，寧無茅土之酬，及其子孫者耶？正儀之後，寥寥亡聞焉，亦可以證二書之不足信矣。

楠正儀

賴 襄

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耻，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為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為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為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

耻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
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堦。顯然載其年月。不可
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爲出援軍。與王師
戰。其跡亦不可掩也。賴襄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
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
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
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
也。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長慶帝即位。先是一
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

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
改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
耻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
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
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
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
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
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和成矣。初。正儀數
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

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南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蓋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

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斃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

儀之降。非其素志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足利義教

賴 襄

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而可。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所以遭弑者。安在。在其待將師無恩意耶。驕而不加禮矣。信讒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滿祐而恐不免焉。賴襄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弑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自以爲威權已立。爲可恃也。不知足利氏

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怵怵則輕之。輕之之至。心嚮於外。而疾視

其夫。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師。皆如嬌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哮。不足怪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幸時無事。優游宴晏。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訴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往。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

矣。而義教則以為畏己。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填胸。而義教不以為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諭滿祐割予之邑。為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嚮叛焉。莫我能誅也。今弑焉。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割。必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慍前役。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

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費。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

足利義政

賴 襄

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費。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

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概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軋見。上令不便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況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概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

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為所劫制。傍觀戰鬪。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囚。亦可以少懲毖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鎮。不得其計。而懲於因乏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

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為美而已懼
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
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
資已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
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哉曰天疾
足利氏深矣欲廢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
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暨也

○足利義政

安積 信

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小。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
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論時政。義政
怒奪其邑。逐之。予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
道長。立朝廷者。皆么麼斗筲之徒。俛首承睫。阿諛泆
忍。惟固寵持祿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
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
不知為其戒。天下之勢。駸駸焉如弊船之陷于深淵。
而不知為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

庸愚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
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侃侃不少回避雖
駢首聯頸就菹醢之誅而正氣直詞震撼宇宙足以
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于義政則
闔朝皆斗筭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
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熬天下之脂膏焦生民
之骨髓以填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
恬不自省不及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幸有一人焉
悼天下之將亂怨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睽

睽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歎竒焉且其人不出
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莽布衣之中義政宜加
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
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仲尼曰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足服人心者
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開四門建
四聰謗木諫鼓以達下情惴惴然惟恐其過之不聞
此其所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掘秀政移封于越前
有人書其闕政二十餘條揭于通衢者有司見之大

怒以示秀政曰下侮上誹謗政事罪莫大焉請亟搜索以致顯戮秀政取而視之默然良久俄起盥漱整衣再持而捧之曰是天使民言也乃會諸有司覈其所言凡政事之不便者悉改之一國大悅天下稱為名賢嚮使義政從諫改過如秀政之用心則天下奚患不治國祚奚患不永而士民奚患不安也哉

足利氏

賴

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畧以為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為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

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
澄義澄與義植於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
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攝耳猶
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
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志而死而政元成之
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為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
乃為其臣所殺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二子澄元
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
輝也是以弑政元更立它義子反為長輝所誅而三

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
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
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
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
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
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它義子然後相
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
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患失則無所不
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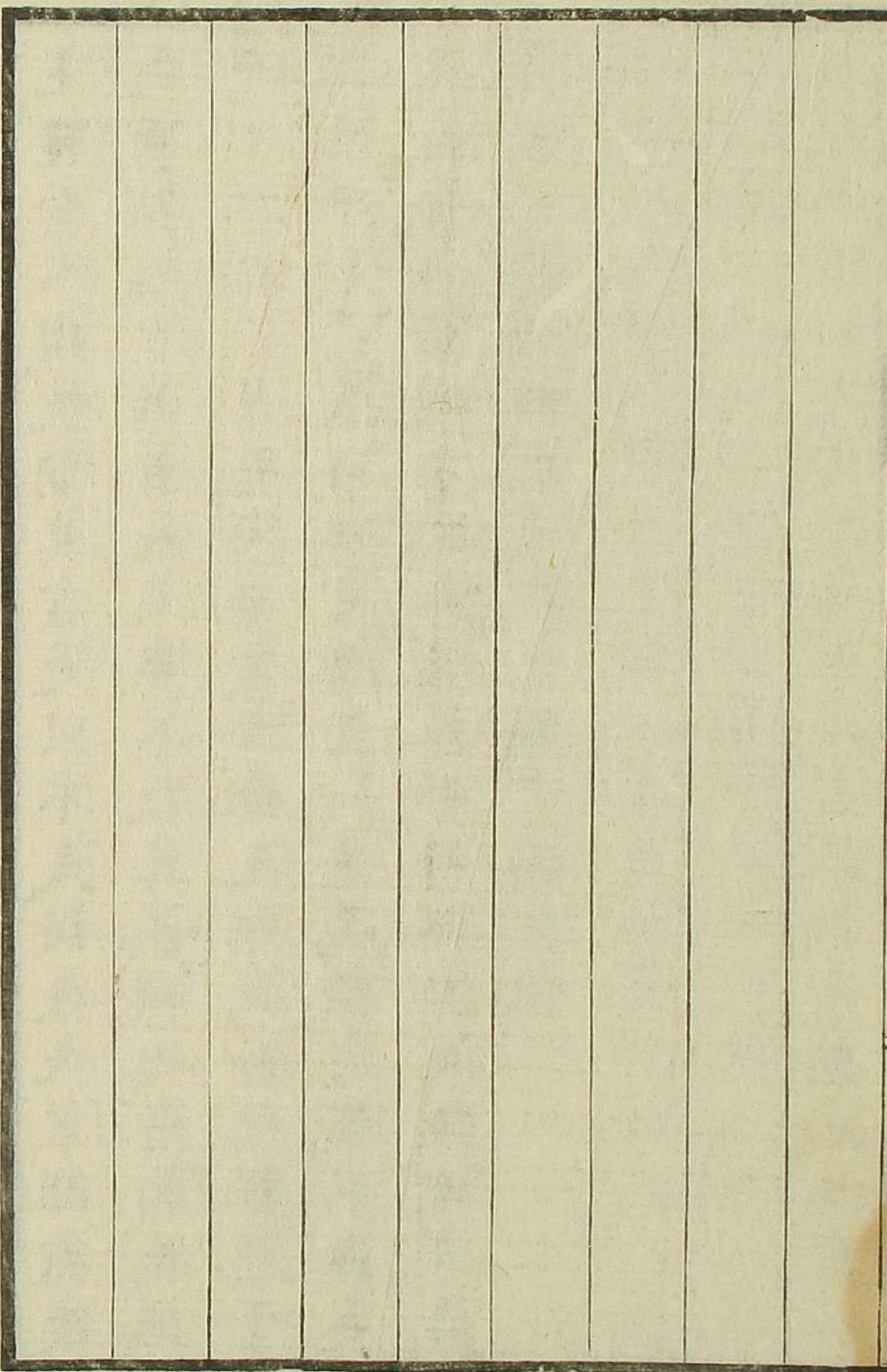
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己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便於己，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己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倣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大內義弘論 岡田 僑

大內義弘從足利義滿伐山名氏清為先鋒，立殊功。義滿加之封土，禮遇殊渥，諸將無出其右。義弘何所謙於心而倍叛？蹈山名氏覆轍也。蓋正平以來，武臣大率負功驕傲，叛服無定，而足利氏一切行姑息之政，紀律蕩然，積習之久，遂以倍叛為常耳。如義興奉足利義植以定京師，蓋似有監於義弘者矣。夫犯君父者，天下所不與，其勢雖強大，難以成功。故善用兵者，以義穀為先，必有所擁戴，以號令天下，則雖其心

未盡出於公。然名順義正。天下之耳目屬焉。初應仁之亂。義弘父政弘屬山名持豐。拒細川勝元。既而持豐勝元相尋歿。勝元子政元遂專權廢義植。而三好長輝又輔政。元子澄元以亂京師。則細川三好不獨大內氏仇。亦天下之所同惡也。義興奉其君討天下之所同惡。山陽山陰鎮西四國響應。皆受其指揮。長驅東上。莫之能禦。遂植幟京師。復義植身任管領。以制近畿。是無他故。以義穀為先。其勢固足以鼓舞一時也。所惜者。義興失形聲之利。離根本之地。遠寓客

土。糧食不繼。敵窺其虛。是以不久而復失京師。然後之豪傑起。方隅者。人人無不欲為義興之所為。義興有大志。知人善任。臨終遺命與毛利氏和。以拒尼子氏。亦可以見其智略有過於人矣。義隆文弱。不能負荷先業。得陶興房扶持。僅能守國。興房死後。政事廢弛。姦臣專權。終取篡弒之禍。可勝嘆哉。



上杉謙信

青山延光

世之論謙信者。或惜其失於猛。余以為不然。天地之間。物之尤猛者為雷。雷一下擊。無物不碎。似過猛者。然積陰凝結而未散。雷一震焉。而群蟄皆奮。萌芽皆發。是天地亦不得不用猛。至於人何獨患乎猛。顧其所為如何耳。謙信固猛將矣。唯猛故欲攻則攻。欲援則援。欲殺則殺。決然而決。奮然而行。熾銳壯烈。毫無顧慮。故其所為固不能無過舉。而其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於此矣。夫東北諸國。崛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

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累聖不能無憂而能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右將開府鎌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崛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為易制而在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鎌倉夫以獷悍之俗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宜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為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知有上杉氏無

他獷悍之俗徒知戰鬥唯彊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弑其主而人不以為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為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為尤甚驚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為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國遂為北條氏之有矣於是乎憲政并其姓氏職名授謙信夫東北之不知有天子如彼其久也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顧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於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

為榮必也。欲一朝天下，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聳然曰：彼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為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為天下之所不能為。不知此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起之俗

知畏皇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太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王室，謙信為之首倡。故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援人也。不取其猛於援人，而取其猛於尊王也。猛豈可少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信玄謙信論

青山延光

信玄謙信虎爭甲越而不相下後之談兵者分左右
祖各託其長而護其短區區較尺寸於翕張前却倨
遜之間以定其優劣故一戰勝負而彼此之論有累
世未判者焉夫戰何為者邪湯武有仁義之師桓文
有節制之兵哀世諸侯有爭奪之戰順逆強弱雖相
懸絕其用皆在克敵未聞以頰舌為勝負之數者項
羽欲與漢祖挑戰以決雌雄漢祖答以吾唯鬪智不
能鬪力漢祖鬪智故百敗而終有天下項羽鬪力故

百勝而終滅其身若以楚之常勝漢之常敗定其優劣則兒童之見已若二家固不足與論仁義節制之兵矣其在爭奪之兵為知剛而不知柔知勇而不知謀亦何所取是以積年累月兵連禍結而不能決相持相弊竟為寇敵之資矣夫兵凶戰危二家豈以此為戲乎但其知剛而不知柔知勇而不知謀適然遇地醜德齊之敵無可奈何以至此耳後之論者隨而左右之不悟其小黠而大愚不亦惑乎蓋越尚銳果甲務持重越近義俠甲專貪詐是以世多軒越而輕

甲是猶五十步笑百步雖有彼善於此君子不貴也至沾沾自喜而無深遠之圖為織田氏所秦而不自省覺死肉未塞國隨而削滅如一邱貉不亦哀哉然則二家兵法無復可取者邪曰足利氏之失柄也天下糜爛殆將百年其蜂屯蟻結日尋干戈者概乎無練制之可言二家崛起於其間將士厲而紀律嚴各以威力吞數州可不謂一時之傑哉世之言兵者多矣其論形勢器械之利便進退攻守之機宜無出二家之右二家之言兵其所嘗試有宜於今者非刻舟

索劔者比然依託之談亦復不少運用之妙存於心
兵法之本也形勢器械進退攻守兵法之末也學者
能立其本而不妨兼講其末則二家之言亦何可廢
也要在察其所蔽而辨其依託之虛談耳

武田信玄

青山延光

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
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為。未嘗不正。奸
雄所為。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為英雄。其不為
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內糜沸。群雄競
起。一時所尚。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己
從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臂。
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聽板垣之
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為此信玄

之所以為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為詐。凡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為惡固有多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既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鄰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鷙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既可逐。將士亦可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

又不得不為之計。信玄必謂我逐父奪國。非惟制一國。雖鄰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凡其所為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已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玄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能察其術。吾請言之。夫信虎之猛。鄰國之所畏也。而信玄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觀其行事。行事果可觀耶。彼將以為人傑。果不足觀。

耶。彼將以為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玄廼耽酒
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玄之智。其不惑
溺於靡曼。雕蟲刻鵠之間也。亦明矣。而況於隣國。拭
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為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
不欲鄰國之畏已。獨信玄則欲其悔已。何者。彼畏我
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
侮我。而無備哉。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
之才。一旦為驕惰脆弱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
矣。繇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

術。而其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
可畏也夫。

柴田勝家
賴 襄

豪傑舉事。不可以成敗論也。彼長其成而短其敗者。非知豪傑者也。本能寺之變。太閤已討滅光秀。立秀信佐之。而柴田勝家舉兵而叛。欲奪其權。不能討君仇。而嫉討者悖矣。為此論者。蓋震於太閤之成業。而不知其他耳。夫山崎之事。雖太閤主之也。信孝及諸將之功居多。而太閤負其兵力。已專其功。妄自張大。其舍信。信雄。信孝。而立秀。信者。利幼孩也。其篡國之勢。不待智者而知。則為勝家者。惡得不爭。而惡得目以

叛。叛織田氏者。太閤也。為織田氏討叛臣者。勝家也。勝家此舉。不為織田氏。而為奪權乎。則必佐信雄。不佐信雄。而佐信孝。其不為奪權。亦明矣。蓋信長諸子。信孝最英武。籍使勝家成其舉。而仍列群臣。受制信孝而已。安得有其權哉。勝家之老事機。豈不豫知之。是其舉事。非為織田氏而何。然則勝家何以不速討光秀。不速討光秀。適足以見其忠之優。太閤爾。何哉。光秀一狂兇豎子。或遲或速。其斃必矣。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也。而太閤晨夜東馳。急於斃之。

者。蓋有說矣。太閤之得計也。其心必躍然曰。機不可失矣。若有先我而為者。我志之成。將期何日。故其斃之也。天下耳目。悉屬太閤。而信孝徒則落落焉。故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而係太閤之斃否。太閤不斃。織田氏不安。是勝家所以不能不舉事也。當是時。強將悍帥。莫不屈首於太閤者。勝家一舉事。而太閤破膽。太閤以莫世之畧。擅二十餘州兵。而不速得志於天下者。勝家沮之也。可不謂豪傑乎。不成而死。何病。知不成而為。斯以見豪傑也。曰。勝家所為。未

可信其誠。為織田氏也。彼勝家嘗事信行者。信行為
信長殺。而乃事信長。其為人如此。此亦非也。士為知
已者死。信行不知勝家豪傑。而信長則拔為元帥。豪
傑勝家也。唯豪傑勝家。勝家故死於豪傑之舉。而答
之。固不同也。彼繩墨之談。安可規。亂世豪傑哉。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二終

